

铜镜鉴赏与辨伪

镜花水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镜花水月：铜镜鉴赏与辨伪 / 程长新，程瑞秀，觉真著。—北京：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，2008.1

(把玩艺术：专家版)

ISBN 978-7-80501-384-8

I . 镜… II . ①程… ②程… ③觉… III . 古镜—铜器（考古）—鉴赏
—中国 IV . K87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5023 号

策 划 程阳阳

责任编辑 程阳阳 钱 颖

责任印制 李文宗 毛宇楠

把玩艺术 专家版

镜花水月

—铜镜鉴赏与辨伪

JINGHUASHUIYUE

程长新 程瑞秀 觉 真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地 址 中国·北京·北三环中路6号

邮 编 100011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印 装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4

书 号 ISBN 978-7-80501-384-8/J · 340

定 价 32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



把玩艺术 专家版

镜花水月



铜镜鉴赏与辨伪

程长新
程瑞秀
党真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序一 (1988年《铜镜鉴赏》序)

按照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看法，铜镜是作为吉金即青铜器的一种来看待的。现存最早的青铜器著录，如北宋晚年的《宣和博古图》，便收入了一些铜镜。但实际上，我国铜镜自其出现以来，就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。根据近年的发现，齐家文化已有了铜镜，再加上博物馆藏品，当时的铜镜只有几面，看其形制与纹饰均有特征。例如在三角纹中填以平行直线，和商代殷墟时期的铜镜颇有共通之处，在别的青铜器物上却很少见。周代以下的铜镜也是如此，其造型、花纹固然同其他器种互有影响，总是保持本身的特色，制镜的匠师也有自己的传承。正因为铜镜的制造一直作为独特的工艺流传，从而有着突出的创造性和价值。

在古代文明世界，铜镜不是中国特有的，好多民族和国家都曾使用铜镜。但我国铜镜有不同于外国的源流，在工艺和美术上都有独到的造诣。举一点为例，许多国家的铜镜有柄，而我国的铜镜很长时间没有柄，采用镜钮穿系的形式，这对邻近国家也有强烈影响。迄今只见到一面非发掘品的有柄汉镜，是否借鉴外来影响，抑或偶然尝试，尚未可知。镜柄的流行，已是宋代的事了。我国铜镜不单独树一帜，而且华丽美观，种类繁复，所以必须视为古代文物与美术的一个独立门类，专门加以研究探讨。

铜镜是重要的艺术品，足供大家欣赏，同时在考古工作上还有一种特别意义，就是作为判定遗存时代的标尺。我国铜镜存在时间极为长久，各时代产品特点明显，因此只要在发掘中找到铜镜，即足以推断墓葬或遗址时代的上限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建立铜镜发展的系统，是非常有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工作。

对博物馆工作来说，铜镜是最常遇到的文物之一。各地文博单位，很少有机会接触铜镜的。收集、鉴定、陈列等工作都要有关于铜镜的知识，否则难于适应工作的需要。

我国铜镜的专门图录，是从清代开始的。至于用现代方法对铜镜进行整理和研

究，包括在海内外，都是20世纪中的事。20年代以来，我国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开展，近年尤为突飞猛进，各地出土铜镜不可胜数。由于有了科学发掘记录，为进一步系统研究铜镜提供了条件。不过，铜镜材料实在太丰富了，有关学科又十分复杂，广泛涉及考古学、文字学、古代史、美术史、科技史以及神话传说等方面，非一手一足所能驾驭。应该说，铜镜的研究仍处于初步的阶段，很多疑难问题有待解决。

对各时代铜镜的研究，情况是不平衡的。我国铜镜的整个发展过程，可以说有三个高峰，第一个是战国镜，第二个是汉至三国镜，第三个是唐镜。三个高峰时期，作品绚丽精绝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，以至于把其余时代，特别是唐代以后，大部分忽略了。过去学者主张书不读汉唐以下，也助长了这种阿好的风气。实则铜镜与其他青铜器不同，一般说青铜器研究到东汉已经够晚，而铜镜的生命竟延续到清代。宋辽金元，甚至明清，都有值得珍视的佳品。前人著录很少及此，即使收入，也没有深入分析考证。其结果是我们对铜镜发展的后一半历史半明半暗，许多疑难问题说不清楚。

程长新同志多年鉴定文物，见闻广博，非泛泛可比。他对铜镜长期留心，亲手搜集抢救，在文博事业多有建树，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识。程瑞秀同志继起，又做了大量工作。他们合编的这部书，可说是珍品的集合、经验的荟萃。所收铜镜都是他们直接搜集鉴定的，绝大多数出自北方，其中又以唐宋以下精品为多，富于特色。从这些珍贵铜镜出发，他们对铜镜的源流以及如何进行鉴别，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，具体亲切，有重要的实用意义。尤其是对于各时代的仿制镜，所论发前人所未发，非常宝贵，特在此向读者推荐。

希望程长新等二位同志继续编著这样的书，传播他们的宝贵经验和见闻，也盼望其他长于文物鉴定的同志多多写出类似的著作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 李学勤

1988年7月于北京紫竹院

序二

《镜花水月——铜镜鉴赏与辨伪》的作者之一程瑞秀女士希望我为此书写篇序，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，欣然应允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阅读了程长新和程瑞秀合著的《铜镜鉴赏》后，我在一篇有关铜镜的研讨文章中高度评述了该书的特色：“《铜镜鉴赏》是作者多年鉴定、研究工作的总结。特别注意到铜镜研究的薄弱环节，突出了唐以后铜镜的介绍，对于全面研究中国铜镜发展史开了一个好头”。

程长新先生是我敬仰的文物鉴定专家，由于有共同的研究方向和领域，因此，他所著的有关青铜器、青铜镜鉴定和辨伪的著作我都认真拜读。程先生阅历丰富，通过拣选、鉴定的实践，留意观察，不断积累，又将经验加以总结归纳，不仅在鉴定和辨伪方面，而且在铜镜学科的深入研究方面，作了很多贡献。在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中，程先生的宝贵经验、精湛学识得到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反映。

这几年铜镜收藏家纷纷出版与自己藏品有关的著作，其中不少都是我为之写序。看到这些著作，我常想我们文博考古学者，有专业优势、良好条件和考古发掘的特色藏品，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整合资源，开创思路，何不多出版一些不同形式、不同内容的著作呢？

多年来，对相关学者，我一直强调必须突破以往出版铜镜的框架，这是深入研究铜镜的需要，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，是对读者负责，也是对专家、学者自己负责。而对铜镜爱好者和收藏家，我一直希望他们要了解铜镜文化，认识不同时代的铜镜特征，以自己的藏品为基础，出版有个性和特色的著作。

目前有一种倾向，在研究铜镜文化和铜镜美学史或艺术史时，有意或无意贬低铜镜的基础研究，不重视考古发掘品。在收藏铜镜时，忽视铜镜基本知识的学习。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这么多年铜镜的研究动态，它的类型学、年代学和地域学的研究还很不全面、系统。没有普遍性又何来规律性的总结？不了解铜镜发展的时代特征，又如何去联系时代背景？探讨其内涵。例如，关于规矩镜（博局纹镜）图纹的含义，研究的文章可能逾百篇，但这类铜镜始铸于何时、流行于何时，最盛期的类型和特点则很少分析，缺乏这个基础，必然会影响其研究的深度。本书作者以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为主轴线，纵向、横向展开，高度概括了各个阶段铜镜的最主要特点

和最流行的镜类，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铜镜。这些铜镜有拣选品、传世品和考古发掘品，有意识地增加了中国许多地方出土的铜镜，特别是北京市出土的和文博单位收藏的铜镜。这一点尤为重要，体现了作者的全局观和对铜镜研究和收藏、拍卖现状的深刻认识，也显示了本书的学术价值、资料价值和实用价值。

近几年来，五代、宋以后铜镜已受到重视，出版的研究著作日趋增多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。但总体来看，其研究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。这固然与那个时期铜镜本身发展的情况有关，但学者的不重视，许多收藏家的不看重，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。发表的资料明显偏少，尤其是文物考古单位收藏的铜镜资料发表更少，以至于中国铜镜发展史最后时期的宋辽金元铜镜的类型和异同不明，明清铜镜的划分亦不清楚。本书作者极为重视这段时期铜镜特点和类型的研究，尽管各个时期的铜镜特点不能完全展开阐述，不同时期铜镜的类型有的还待商榷，但从篇幅和列出的铜镜数量看，是突破了前人的框架，描绘了一个中国铜镜发展的完整历史，具有前瞻性和启迪性的意义。

本书用相当的篇幅研究中国古代仿制镜是值得赞许的。我认为明清及其以前的仿制镜与现代作伪镜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，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铜镜审美的诉求。因此许多仿制镜留下的明显的特征，成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名片和记忆。本书指出不同历史时期仿制镜的类型和特点，为铜镜的多样性又提供了一个类型，不仅有助于对仿制镜与所仿制时代铜镜的鉴别，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容易被人忽略的铜镜文化的一个方面，给历代仿制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一席地位，让读者去思考仿制这些铜镜的经济和文化背景，充分展示出作者研究铜镜的不同视角和新的思路。

总之，阅读了此书后，最大的感受是：当前铜镜研究面临一个新的起点和转折点，我们既要注意多视角、多层次、多样化的研究，更要重视基础性和深化的研究，还要探讨铜镜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性的问题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孔祥星

2007年12月26日

目录

序一 李学勤	
序二 孔祥星	
前言	9
壹 铜镜鉴赏要略	10
一、铜镜的功用	10
二、铜镜的合金成分与地子、锈蚀的关系	13
三、铜镜纹饰中的人物与神话传说	14
贰 各历史时期铜镜的鉴赏	20
一、铜镜的起源	20
二、齐家文化至商周铜镜的特征	22
三、春秋战国铜镜的特征	27
四、汉代铜镜的特征	40
五、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的特征	87
六、隋唐铜镜的特征	90
七、宋金铜镜的特征	108
八、元代铜镜的特征	165
九、明清铜镜的特征	177
叁 各历史时期仿镜的鉴赏与辨伪	192
一、仿镜的类型	193
二、各历史时期仿镜的特征	194
1. 唐仿镜的特征	194
2. 宋仿镜的特征	195
3. 金仿镜的特征	196
4. 元仿镜的特征	197
5. 明清及民国仿镜的特征	197
肆 阳燧镜的鉴赏	216
后记	221

前言

镜子是人们正衣冠、饰面容的日常生活用具，世上无人离开过它。当今使用的玻璃水银镜是由古代铜镜发展而来的。

铜镜不仅是人们必需的生活用品，也是精美的工艺品。铜镜虽小，但其造型美观，形式多样，有圆形、方形、亚字形、葵花形、菱花形、桃形、鼎炉形、带柄形等。镜背面积虽小，但其图案纹饰华丽丰富，有龟、蛇、龙、虎、凤、鸟、牛、马、鹿、鹤、鱼等动物形象，有花卉、草叶、树木、果实等植物纹样，有线条、方形、圆形、弧角等几何图纹，更有神话传说中的仙人故事图案等。铭文内容丰富，寓意深刻，有祝福、祈祷的吉祥语句，有铸镜工匠的名氏、局坊和铸镜年代等。它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家和铸镜工匠的丰富想象力和卓越创造力，也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。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珍品。

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，墓葬发掘出土的铜镜也日益增多。它不但是反映古墓葬断代的标准器之一，而且也是传世铜镜断代的可靠实物凭证。

我们此次选录的铜镜以考古发掘的材料为主，以拣选精美铜镜为辅，结合几十年鉴定铜镜的经验，对不同历史时期铜镜的各时代特征作一简要概述。这些铜镜上至春秋战国，下至明清各代皆有，一级、二级铜镜为数不少。现将其中具有典型性、代表性，精湛、绚丽的铜镜一并奉出，供大家欣赏与研究。



铜镜鉴赏要略

一、铜镜的功用

中国古代铜镜是价值极高的艺术品，更为梳妆照容的日常生活用品。它镜艺精湛，绚丽多彩，不仅造型、纹饰、工艺技法独特，而且上好的铜镜纹饰题材丰富多彩，人物形象生动，动物形象凶猛，神话故事、花鸟题材寓意深邃，图案新颖。这些“大好”、“上巧”的铜镜作为向百官的献礼、贺喜之用，也有的作为对下属官员的赏赐之用。

铜镜最基本的功用就是照容饰面，或随葬陪伴墓主人，为其阴间享用。汉至明清时期，身份地位较高的墓主人的葬坑中多有铜镜出土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窦绾墓中就出土三面铜镜，铭文为“长富贵，乐毋事，日有熹，常得所喜，宜酒食”，纹饰为博局纹、草叶纹和云气纹，是西汉时期常用的纹饰。

自两汉时期铜镜铸有铭文以来，铸镜者、用镜者、赠镜

者、升官者无不于镜铭中寄予无限希望：“君宜高官”、“位至三公”、“乐富昌”、“钱金满堂”；“寿如金石”、“寿比南山”、“保子孙”、“长保二亲和孙子”、“女宜贤夫、男得好妇”；“多贺国家人民息”、“胡虏殄灭天下服”、“距虚、辟邪、除凶、去不祥”等，从而给予当今铜镜收藏者极大的乐趣。

唐代王度《古镜记》中谈到宝镜降服精魅、鬼怪之事。王度得一宝镜，屡以此制服精魅，其弟王绩也凭借此镜之力，降服了妖魔鬼怪。

辽代铜镜有一种极特殊的功用，即将铜镜悬挂于墓室内。南宋周密《癸辛杂识》：“世大敛后，用镜悬棺，盖以照尸，取光明破暗之义。”铜镜随葬于墓室中的位置不同，其功用也不尽相同。辽墓中凡有身份、地位及富豪之墓主人，其墓室中多以铜镜随葬。铜镜的数目不等，少则一镜，多则五六镜。从其出土铜镜镜钮残存的铁钩、粗铁丝、铁条及残木枋与镜钮上残存的铁锈看，为悬挂铜镜之痕迹。铜镜或悬挂于墓室顶部正中；或悬挂于四顶壁正中、顶壁四角；或置于墓室拱券顶之窗内；或置于墓前室穹隆顶的暗窗内，为“取镜光、破黑暗、照尸骨”之义。

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东南勿沁图鲁材辽墓中出土341件文物，铜镜便有六面。其中一面迦陵频迦纹铜镜悬挂于墓室顶正中；四面大小相同的连球龟背纹铜镜则张挂于墓室四壁；另一面缠枝牡丹花纹镜放于墓主人身旁。这种葬俗有“视死如视生”的传统迷信观念。这种葬俗，为辽代有之，中原地区任何一个朝代无此葬俗。

大凡寺院，佛塔林立于京城各个角落，四面八方。塔身外部每层枋额上均悬挂铜镜，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。佛教中称为“法镜”或“心镜”。法镜为佛教中用之镜，其镜为“法镜”，佛法能照明；“心镜”即为“心如明镜，能照万物”。

农户之家，敬佛、信佛已成为一种信仰。直到现在，农村中仍有农户家门、窗上挂有一面铜镜，若无铜镜，则以一面玻璃镜挂于门或窗上，以镇鬼神，避灾难。农村多为“照妖镜”，婚丧嫁娶时也以镜照之。

本书中收集两件半镜，虽不能重圆，但联想起中国古代有“破镜重圆”之故事：

北宋李昉《太平广记·气义》：“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后主叔宝之妹，封乐昌公主，才色冠绝。德言为太子舍人，方属时乱，恐不相保，谓其妻曰：‘以君之容，国亡必入权豪之家，斯永绝矣。傥情缘未断，犹冀相见，宜有以信之。’乃破一镜，各执其半，约曰：‘他日必以正月望，卖于都市，我当在即，以是日访之。’及陈亡，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，宠爱殊厚。德言流离辛苦，仅能至京，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，有苍头卖半镜者，大高其价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予食，具言其故，出半镜以合之。乃题诗曰：‘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不归，无复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’陈氏得诗，涕泣不食。素知之，怆然改容，即召德言，还其妻。”

铜镜虽不如瓷器那么异彩纷呈，琳琅满目，造型新颖，艳丽明快，也不如玉器那么玲珑剔透，晶莹圆润，但它是价值很高的美术品，唯中华民族青铜器中自成体系的一个门类，无论从造型、纹饰，还是从镜铭，皆为青铜器、瓷器、

玉器所无与伦比的。收藏古代铜镜，不仅使您增长知识，增添乐趣，而且它也是您炫耀于世的工艺品。

二、铜镜的合金成分与地子、锈蚀的关系

何堂坤先生在《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》一书中透彻地分析了铜镜合金成分的高低与地子、锈蚀的关系：“春秋战国之前铜镜含锡量一般较低，周身绿锈，敲之音色低沉，沙哑。战国至唐代之镜含锡量较高，高达20.9%，含铅量较低，仅为2.45%，敲之，声音清脆，悦耳动听；宋金以后铜镜，大多含锡量较低，铜镜平均成分为：铜73.8%、锡7.1%、铅13.2%左右。含铅或含铜量较高，声音沙哑而沉闷。”

战国、汉、三国、唐铜镜多为铜锡合金，含锡量达18%~26%时，镜面发白。唐镜最为洁白、细腻，因含锡量高，冶炼铜亦精道，同时唐镜厚度稍大。合金中含铅量较低时，对镜面影响不大；含铅量高达10%以上者，镜面颜色发灰、发暗。含铅量越高，镜面会更暗。宋以后铜镜含铅量就高，含锌量较低，故镜面则发暗；明代反对铸镜加锌；含锌量较高之镜多为清代，所以铜镜颜色显黄。

战国、汉、唐铜镜含锡量较高，硬度、强度都较大，所以“宁碎不折”，容易摔破；含锡量较低，含铅量或含铜量较高时，强度、硬度一般较低，镜体有时发生变形，不易摔破，故战国、汉、唐铜镜一般保存较好。

宋以后铜镜锈蚀不堪，外形美观者极少。黑漆古铜镜以湖南为最佳、最多，漆黑油亮，让人爱不释手；绿漆古铜镜则以湖北为最好，青绿发亮，江苏、安徽之镜则别有一种韵

味；水银古(沁)铜镜以关中(陕西省渭河一带)者为良，如月之辉，如银之光，明净清爽；黄土高原(西北部地区)也铸水银古铜镜，但较关中略逊一筹，其色土黄，多锈斑。黑漆古铜镜以战国、两汉为最佳、最美；绿漆古铜镜以六朝至唐为最佳；水银古铜镜则以汉和唐为最精、最良、最美。

总而言之，铜镜的光亮程度、锈蚀程度、硬度及保护层皆与其合金成分，尤其是含锡量的高低有极为密切的关系。

三、铜镜纹饰中的人物与神话传说

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，题材广泛，构思奇巧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，以人物与神话传说最引人注目。

1. 东王公：传说中的东华帝君，为神仙的领袖，领导男仙。汉东方朔《神异经·东荒经》：“东荒山中有大石室，东王公居焉，长一丈，头发皓白，人形鸟面而虎尾。戴一黑熊，左右顾望。恒与一玉女投壶，每投千二百矫，没有入不出者，天为之翳嘘；矫出而脱误不接者，天为之笑。”《太平广记》载，东王公与西王母，共理三气，并分别掌管男仙、女仙的名籍。

2. 西王母，又称金母、王母或西姥。传说中的古代仙人，原为掌管灾疫和刑罚的怪神，后来成为一个年老慈祥的女神。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：“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，善啸，蓬发带胜(玉胜、头饰)，是司天之属及五残。”郭璞注：“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。”

3. 王子乔：《列仙传》：“王子乔者，周灵王太子晋也，好吹笙作凤凰鸣，游伊洛间，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。三十

年后，求之于山上，见桓良曰：‘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。’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，望之不得到，举手谢时人，数日而去。”亦有“王子乔乘鹤”之说。东王公、西王母与王子乔等形象多见于汉代铜镜纹饰中。

4. 八仙：道教神仙。民国时期称八仙为：汉钟离、张果老、韩湘子、铁拐李、曹国舅、吕洞宾、蓝采和与何仙姑。

①汉钟离：《列仙全传》卷三：“后汉人，仕为郎中，与弟权入华山三峰，得道，白日升天。”《订讹杂录》：“汉钟离权，唐人。今误为汉将钟离昧，非。盖汉钟离非人名，乃地名也。”钟离子，据测为五代——北宋之际的一位道人。

②张果老：《唐书·方伎传》：“张果者，晦乡里世系以自神，隐中条山，往来汾晋间，世传数百岁人。武后时遣使召之，即死。后人复见居恒州山中。”又：“果善息气，能累日不食，数御美酒。”《太平广记》亦曰：“果常乘一白驴，日行数万里。休则重叠之，其厚如纸，置于巾箱中，乘则以水噀之，还成驴矣。”故有“张果老倒骑毛驴”之说。

③韩湘子：《太平广记》卷五十四：“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，忘其姓名，幼而落拓，不读书，好饮酒。”宋刘斧《青琐高议》：“湘字清夫，文公侄孙也。落魄不羁。公勉之字，乃笑作诗，有能‘顷刻花’之句。公曰：‘汝能夺造化乎？’湘遂聚土覆盆，良久曰：‘花已发矣。’举盆见碧花两朵，叶间有小金字，乃诗一联云：‘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’公未晓其意，后贬潮州，有一人冒雪而来，乃湘也，谓公曰：‘忆花上句乎？今日事也。’公询地名，即蓝关，再三嗟叹，遂足成其诗‘一封朝奏九重天’云云。”